

农村演唱材料

老叫驴传奇

兰建堂 等著

3

老叫驴传奇

兰建堂等著

河南人民出版社

青 封 印 加 法

著 著 堂 集 兰

老叫驴传奇

兰建堂 等著
责任编辑 任聘

河南人民出版社出版
河南省伊川县印刷厂印刷
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

787×1092毫米 32开本 2.5印张 46千字
1981年10月第1版 1981年10月第1次印刷
印数:1—10,000册

统一书号10105·343 定价 0.22 元

目 录

老叫驴传奇(中篇说唱)	兰建堂(1)
姑娘结扎(对口快板)	文 戈(23)
巫婆遇仙记(唱词)	王林栋(29)
包公寒窑断案(中篇说唱)	郑永昌 许应群(35)
豫剧《穆桂英挂帅》选段	

“我不挂帅谁挂帅,我不领兵叫谁领兵”

.....马金凤演唱 鲁滨整理(70)

驴叫驴,骑驴赶驴,还没听说过骑驴。可是在十年内乱的年代里,在外闯荡了如此奇闻,真乃“史无前例”。

这天,小兰镇的大场院里红旗招展,人山人海。会场上挂着一幅大横标,上写“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进攻”。横标下边有十三个又黑又粗的方康字。会子左下角挂着一块黄布,上面写着“老叫驴”。这头驴叫子耳、寸子眼、嘴有寸子毛长,全身黑米长,个子四尺七,粉鼻子粉眼粉嘴,全身黑毛黑皮,实属一匹好驴。

再看,会子正中间站着一人,年约四十,身穿一件黑布褂,戴一顶白纸糊的竹篾编的冲天式高帽子。会子坐在一个三

老叫驴传奇

(中篇说唱)

兰建堂

红旗公社左家集，

出了件事情真稀奇。

大队召开群众会，

“造反派”斗人又批驴。

有同志说啦，自古以来，只有打驴骂驴、牵驴拴驴、套驴卸驴、骑驴赶驴，还没听说过批驴。可是在十年内乱的年代里，竟然出现了如此奇闻，真乃“史无前例”。

你看，左家集的大场院里红旗招展，人山人海。会场上扯着一幅大横额，上写“坚决打退资本主义的猖狂进攻！”十三个又黑又粗的方块字。台子左下角拴着一头滚瓜流油的老叫驴。这头驴剪子耳、寸子蹄、箭杆肚子宽裆腿，身腰两米长，个子四尺七，粉鼻子粉眼粉嘴唇，全身长满灰毛羽，实属一头好驴。

再看：台子正中间站着一人，年纪约有四十来岁。头上戴一顶白纸糊的竹篾编的冲天式高帽子，脖子上挂一个三尺

长、二尺宽、用学校里黑板改制成的木牌子，上边写着“走资本主义道路的黑典型——王德成”。王德成这三个字，除了王字三横一竖结构平行难分上下，其它两个字全是颠倒头，并有两杠血红的×。王德成的左右两边站着两个凶神恶煞。左边这人墩壶脖子短粗个儿，名叫油嘴猫张造。本来他从娘怀里生下来的时候，起名叫张兆，在那“造反有理”的喊杀声中，为了显示自己革命，才把“兆”字改成了“造”字。右边那人长腿细腰瘦高条儿，名叫见缝钻李反。他的原名叫李远，和张兆同时改的名字。一个造，一个反，合起来就叫造反。张造李反今天为啥要召开这批斗大会？还得从头说起，也就是从驴说起。前几年这头驴在队里喂养时，瘦得皮包骨头没有肉，卧在地上站不起，命在旦夕。生产队长说：“这秃货送给食品站不收，剥皮煮肉赔本，谁拿十块钱谁牵去，干脆利亮！”谁知连说三遍，等了九天，没有一人凑腔。证明一钱不值，该死的东西！队长气急败坏，当即叫来几个棒小伙，用手指着毛驴说道：“谁敢一杠子夯死它？出事儿我负责！”

话音刚落，人群中站出一位中年汉子。只见他不慌不忙，没紧没慢地从兜里掏出一张崭新的十块票子，往队长面前一亮，说声：“这驴是我的啦！”拉起就走。弄得众人面面相觑，目瞪口呆。

诸位！买驴者不是别人，就是王德成。从此以后，王德成不惜好草细料，精心喂养。不到二年功夫，可变得膘满肥壮，活蹦乱跳。说也奇怪，这头驴最讨主人欢心，凡事百依

百顺。不讨在家里槽上吃食，还是在路上拉车歇脚，从来没有拴过它。它能站上或卧上半天，也不离开原地一步，从不招惹是非，就这样它和主人成了同甘共苦的朋友。农闲时节合拉一把架子车，往返来回、来回往返地在大路上走着。一天又一天，一年又一年，算不清往城里运了多少石头砖瓦。算起来力没白出，汗没白洒。一天能挣八块钱，三块交队，五块自花。天长日久王德成发了家，村里群众争着夸。

这个说：“看人家王德成工分没少挣，钱没少落，多活套！”

那个说：“你瞧那头驴胖得象个大冬瓜，把队里的牛比成了个瘦猴子。”

这几句闲言碎语，无非是人们随口讲讲而已，谁也想不到为此竟招来滔天大祸。

且说油嘴猫张造早就眼馋，做梦都想把王德成那块肥肉填到自己嘴里。他听了众人议论，眉头一皱计上心来，匆忙地找着国舅爷告状。

国舅爷是谁？就是生产队长。别看他职务小，就是根子粗。一般大队干部瞅见他都要点头哈腰，拍马奉承。什么原因？原来他仗着妹夫大队支书的权势，平时说话气壮，走起路来一摇三晃，所以，人送外号“国舅爷”。

油嘴猫这人爱攀上风，一心攀高接贵，忙托人将他的姐姐说给了生产队长为婚。于是，他也成了小国舅爷。

闲言少叙，就听油嘴猫张造说道：“姐夫，王德成的日

子过得比大家都美，这小子没操正心，总想证明资本主义比社会主义好！”

见缝钻想跟着油嘴猫捞一把，他拉着张造的衣裳襟也来个鹦鹉学舌：“队长，那灰毛老叫驴比队里的老犍子还肥，这还得了！王德成这小子存心往集体脸上抹黑。”

国舅爷闻听此言冲冲大怒，把桌子一拍厉声吼叫：“这是在向社会主义示威！好啊，这小子竟敢竖起资本主义的黑旗。不行！得给我拔了！”

“是！”张造李反好象领了圣旨，得意忘形。

这天早上，王德成正要套驴出车，忽听大门“咣当”一声，院子里扑扑咚咚，一支“专政”队冲进来了。

（唱）“专政”队耀武扬威来势猛，

一个个竖眉瞪眼象发疯。

张造提着浆糊桶，

李反忙把“重炮”轰：

迎门贴上大标语，

霎时间满院变得红彤彤。

跟来的民兵齐行动，

伸手抓住王德成。

哗啦抖开大字报，

贴罢后背又贴前胸。

张造上前去拉驴，

李反伸手也来争。

王德成拦着要拼命，

三个人你拉我拽夺缰绳。
张造急得上下蹦，
李反气得眼珠红，
这一个举起棍棒打，
那一个就用砖头扔。
前后夹攻火力猛，
就地打翻王德成。
张造踏上一只脚，
指着毛驴发声明：
“勒令，从此时此刻此分起，
将它没收来为公。
从今后它永远姓‘社’不姓‘资’，
披红挂绿换门庭。”
李反连说：“对对对，
我少讲几句作补充。
多年来毛驴一直受蒙蔽，
为资本主义卖命够苦情，
从今天起光荣归队真可敬，
为革命拉车受欢迎！”
说罢拿出大红花，
耸耸肩又把胸脯挺。
上前就要给驴戴，
那驴却从未受过这光荣。
看见了血红血红的红颜色，

眼花缭乱怕又惊。

四蹄尥蹶乱弹腾，

用力挣脱驴缰绳。

冲出大门窜又蹦，

张造喜得笑出声。

张造见此情景洋洋得意：“王德成啊王德成！看看，看看，你把它压迫剥削得多苦！它一听说解放了，改姓了，喜得上下蹦，跑都跑不及。”

王德成从地上爬起来，揉揉一双泪眼，心如火烧油煎。

李反说：“嗨，你还哭哩！你看它多高兴！你枉披一张人皮，连它的觉悟都没有！走吧，到会上去清醒清醒头脑。”

就这样被戴上了高帽子，挂上了黑牌子，扭着胳膊，架着“飞机”，连推带搡，揪到了会场。

德成挨批斗，毛驴也倒霉。亏得它是畜牲，如果它是个人，张造李反一定会请它上台发言，来个反戈一击。还会叫它当场表个态，今后如何献忠心。可惜牲口不是人，不会说革命话，只好被拴在台角当个物证。

批斗会开始，就听张造厉声说道：“王德成！你要老实交代你复辟资本主义的罪行！”

罪行？王德成有点莫明其妙。心想：我套上小毛驴，拉着架子车，腰折三节，汗摔八瓣，凭血汗气力挣钱，一没耽误集体生产，二没违犯队里制度，我有啥罪？实在想不通。于是，不软不硬地顶道：“我拉去的石头打根基，运去的砖

瓦盖房子，工厂建起一座座，仓库盖起一排排，大家都说那是社会主义的高楼大厦！”

张造张口结舌，不知如何批驳。

李反慌了手脚，急忙接着揭发：“王德成！毛驴一拉，八块到家，三块交队，五块自花，这不是剥削集体是啥？说！”

德成说：“队里一个劳动日两毛钱，我交三块钱才记一个劳动日。队里白落了我两块八毛钱，这也算我剥削？”

说得李反目瞪口呆，无言答对。

两个家伙一看说理说不过，忙举起拳头喊口号：“打倒王德成！批臭资本主义！”斗了大半天，王德成还是不服。糟啦！可把毛驴饿坏了。你想，从早上到日过午，草料没进一口。它没饿惯，又不懂得革命规矩，就伸长脖子，仰着长脸：“哦——吭！哦——吭！”的对天长嚎，露出了叫驴的本性。人们是奉命来开会的，听那道理还不如驴叫好听。于是，大家的目光一齐朝驴看去。老叫驴的那副态性，把人们逗乐了。你听，会场上响起一阵嘎天嘎地的笑声，霎时间把斗争会的森严气氛冲了个干干净净。

张造气得直搓手，撕开嗓门高声喊：“不许笑！不许笑！”

人们不听，照样大笑。

李反气得直跺脚，指着毛驴下命令：“不准叫！不准叫！”

驴不听话，照样大叫。

张造大喝一声：“妈的，你反天了！”你看他袖子一卷，胳膊一捋，一阵风冲到驴面前，伸开双手，要把驴嘴捏住。谁知道驴的犟劲也来了，越是捏它，它挣扎着叫得更欢。

张造这一手逗得大家更乐十倍，有人笑得流眼泪，有人笑得蹦多高，有人笑得前仰后合，有人笑得捂肚子弯腰，笑声震天动地，笑得张造狼狈不堪。

李反见张造当众丢了丑，气得眼里直冒火。你看他“嗖”的一声跳下台子，抓起棍棒照驴身上就打：“妈的！你想干扰斗争大方向，想转移视线，想保你主子？！我叫你要花招玩诡计！我叫你要花招玩诡计！”

一句话提醒了张造，他心里豁然开窍。伸手操起家伙，嘴里念念有词：“真是一点不假，凡是反动的东西，你不打它就不倒！”说着话棍棒也抡起来了。

棍棒打在驴的身上，疼在主人的心上。王德成只觉得肝肠欲碎，百感交集，此时此刻引起了多少回忆。

（唱）王德成见此情景肝肠碎，

心疼这同甘共苦的老伙计。

多年来互相体贴有情意，

我把它视为金马驹。

每逢出车上路时，

我紧拽攀绳劲使足，

屁股朝天头入地，

尽量让它少出力。

我疼它不会喊叫苦和累，

我怕它伤了骨头碰破皮。

牲口它也通人性，

对我表示很感激。

每逢空车回来时，

我躺在车上舒服又安逸。

草帽盖着脸，

睡得甜蜜蜜。

它慢悠悠走着碎子步，

怕惊醒美梦让我多休息。

来了汽车它有警惕，

主动躲到路边起。

轻轻过河知深浅，

缓缓上坡识高低。

顺利停在家门口，

用不着我喊叫一声“吁”。

就这样闯过多少风和雨，

形影不离忙朝夕。

走过路程多少里，

脚掌上磨了多少茧子皮。

运走多少砖和瓦，

流了多少汗水出了多少力？

但只见座座高楼平地起，

我这个穷家也跟着变富裕。

盖了三间大瓦房，

买了一台缝纫机，
做家具，添新衣，
喜事临门娶了妻。
想不到为此犯了罪，
今天挨斗又挨批。
牲口跟着受连累，
它能违犯啥法律？
不如我假装低头认下罪，
免得让它受委屈。

王德成想到这里大叫一声：“牲口没罪！都是我强迫它干的。我认罪，我投降。从今往后，我再也不走资本主义道路了。”说着，眼泪哗哗滚流。

德成投降，毛驴脱险，斗争会也胜利结束，张造李反自然高兴万分。“资本主义的路堵死了，可该我们迈社会主义的步了。”两个人暗地一合计，随即找到国舅爷，要求把驴交给他俩，决心“为革命拉车不松套，前进路上打先锋。”国舅爷满心欢喜，欣然同意。从此，它和德成一刀两断，脱离了一切关系，改换门庭，正式参加了“革命”。按理说，大灰驴应该感到光荣、骄傲，可恨它是兽面兽心，不识抬举，理解不了这深远的重大意义，参加“革命”第一天就闹开了别扭。

（唱）张造李反老哥儿俩，
牵驴套车离了家。
也往城里运砖瓦，

两个人一辆车可怎么样拉？

张造开腔先说话：

“兄弟有啥好办法？

别为了出力不公伤和气，

你我吵嘴又磨牙。”

李反就说：“你放心，

兄弟我有好办法：

一轮一个公里牌，

保险不会要麻搭。”

张造李反协商好，

严守信义轮着拉。

两个人光扶车把不出力，

累得毛驴难招架。

走一里，张着大嘴喘粗气，

走二里，浑身流汗象水刷，

三里五里腿发软，

十里八里困又乏。

前边来到走马岗，

此处坡陡路面滑。

往常旧日从此过，

王德成重车变轻会安插。

一车货分做两次运，

他自己还要用力拉。

毛驴拽套不觉重，

四蹄放开稳步踏。

今天遇到他们哥儿俩，

全靠驴自个爬坡苦挣扎。

你瞧它前腿弓、后腿蹬、

伸脖子、撅尾巴，

套绳拽得绷绷紧，

千斤重量身上压。

走到半坡走不动，

毛驴失蹄往下趴。

张造忙用鞭子打，

李反张嘴骂开啦：

“他妈的！给资本主义卖命劲头是那样大，

拉起了革命车你就变狡猾，

不服改造狠惩罚！”

说着也用鞭子打，

大灰驴皮开肉烂浑身是伤疤。

车到县城交了货，

两个人领到现款乐哈哈。

张造提议下馆子，

喝两杯热酒解解乏。

李反就说：“你请客，

我是一毛也不拔！”

张造说：“只用在在我姐夫面前说句话，

少缴俩就够咱们花。”

两个人走进饭店报酒菜，

又沏了一壶毛尖茶。

你听他们猜枚划拳多如意，

毛驴可没有这样潇洒。

电线杆上紧紧拴着它，

太阳晒得热辣辣。

又渴又饿难忍受，

脊背上血汗交流似刀扎，

拼命挣扎挣不开，

上窜下跳快急煞。

再说张造李反猜枚划拳，推杯换盏，开怀畅饮，直到傍晚。两个人喝得醺醺大醉，走起路来东倒西歪，活象一对晕头鸭子。他们只管自己吃饱喝得，不管毛驴渴不渴饿不饿，将腿一翘，把屁股一磨，往车上一坐，让它给拉着。回到村里，已是掌灯时分。张造李反把毛驴拴在槽上，随便扔了一把干草，一不添水，二不撒料，扭头就去睡觉。虽说毛驴又渴又饿，可是吃了两嘴就咽不下去了。你想，它跟着王德成拉车那时候，生活待遇是何等的优厚！一天到晚饱餐细草好料，外加又香又脆的炒豌豆。每逢拉脚出车，王德成总要带着这高级干粮，途中歇歇的时候，便从口袋里掏出一把，伸到它嘴唇下边。大灰驴吃得格崩崩响，王德成觉着比南阳曲子还好听。如今它拉起了“革命车”，反而降低了生活水平，能不想念老主人王德成嘛？你看它支着尖耳朵，瞪着大眼睛，好象默默沉思，出神发愣。